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2年12月16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版式设计：边强

璇玑图

◎梁新会

“如今氏人当道，汉人被视若草芥。这些年来，幸有王大人护佑，我们汉人方才不被随意杀戮。平阳公早已成婚，蕙儿嫁过去，不过是个妾室，与奴婢无异。”苏蕙母亲为难地说道。

苏道质摊开双手，发愁地说：“我也不想把三姑娘往火坑里推。可是天王作伐，谁敢拂逆？蕙儿性情刚烈，执意不嫁，叫人如何是好？”

夫妻俩合计了半天，只得再去求三姑娘。苏蕙依然是一百个不答应。苏道质实在无法，难为地说：“蕙儿，你不答应这门亲事，可就等于是娶了我和你娘的老命啊。”

母亲也哀求道：“女大当嫁，苻融贵为王族，我们得罪不起呀！”

被父母逼急了，苏蕙终于说了实话——氏汉不同俗，使君已有妇。氏人杀我同胞，占我中原大地，与我汉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女儿怎能与乱臣贼子厮守终身。

蕙儿言之有理。氏汉之间的深仇大恨，实难消弭。可是氏人得罪不起呀！天王的胞弟更是得罪不起呀！

苏道质记得父亲曾经讲过，晋朝衰落，胡人趁机入侵中原胡作非为，他们为了抢夺汉人地盘，发动了无数血腥的战争。苏道质出生不久，慕容鲜卑入侵中原，不仅抢劫了大量财宝，还俘虏了数万汉人女子。慕容鲜卑回师途中，坏事做尽。

苏道质一想起这些往事，后背就不由自主地冒凉气。

苏蕙每次听到这些故事，双眼都忍不住喷射出仇恨的火花。村里有个外地流浪来的孤老婆婆，她的女儿，媳妇被擄，郎君、儿子充军，老人无依无靠，靠人施舍度日，苏蕙常给老婆婆送去衣食。

苏道质懂得自己的女儿——苏蕙不仅心地善良，心灵手巧，她还是位爱憎分明，“胸中有鸿雁”的奇女子。

苏道质不好再强迫女儿，但是拒婚的后果，会是什么呢？

他辗转难眠，干脆披衣而起，独自在院中坐了半宿。

“明天是四月初八，佛诞日，法门寺有庙会。”妻子提醒道。苏道质当即决定带儿女去法门寺求神拜佛。

人力无法决定的事情就交给神佛吧！

法门寺

“苏武留胡节不辱，雪地又冰天，苦忍十九年，渴饮血，饥吞毡，牧羊海边，心存汉社稷，焉落犹未还，历经难中难，心如铁石坚……”今天，父亲要带着自己去阿育王寺进香，苏蕙开心极了。父亲、弟弟和随从在前面骑马慢行，苏蕙和母亲坐在马车上说着悄悄话。母亲累了，苏蕙就一边轻声唱着《苏武牧羊》，一边掀起轿帘欣赏窗外美景。

苏道质乃苏武十六代嫡子孙，常以先人自许，心忧天下苍生，虽未能像先祖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业，但在村里和任上口碑很好。他处事公平，急公好义，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，也算没有辱没门风。苏蕙是看着苏武牧羊的故事长大的，这首歌词子里大人小孩都会唱。歌谣道尽了祖爷爷苏武历经艰辛，宁死不屈，坎坷艰难的一生，是祖爷爷用血泪书写的一段辉煌历史。

每次唱起这首歌，苏蕙眼前就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：在冰天雪地的北海边上，站立着一位面容憔悴，须发皆白，衣衫单薄的老人。他目光浑浊却又坚定地望南方。他在西域一共呆了十九年，放了十九年羊，受尽了磨难，吃尽了苦头，却没有改变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，没有改变志向——无论如何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匈奴给他高官厚禄，他丝毫不为所动。他挥一挥羊鞭，将锦帽貂裘抛到云霄深处；握一支秃笔，镌刻出对大汉最深情的眷恋。

苏蕙正在浮想联翩，母亲提醒她阿育王寺就要到了。阿育王寺是周原名刹，是善男信女们心中的圣地。母亲神往地说起了阿育王寺的来历：传说在周朝时，美阳有个书生叫法阿门，心地善良，同情百姓疾苦，常带乡亲们书写信件诉状。后来印度佛教传到周朝的京畿地区，法阿门认为佛教教化民众行善积德，普渡天下众生，就在家乡宣讲佛教教义，劝导人们弃恶扬善。百姓为他的宣传所感化，邻里和睦相处，少有纷争。然而有人把佛教视为邪说异端，周天子降旨将法阿门关进监牢。

小说版连载精选

每次唱起这首歌，苏蕙眼前就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：在冰天雪地的北海边上，站立着一位面容憔悴，须发皆白，衣衫单薄的老人。他目光浑浊却又坚定地望南方。他在西域一共呆了十九年，放了十九年羊，受尽了磨难，吃尽了苦头，却没有改变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，没有改变志向——无论如何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匈奴给他高官厚禄，他丝毫不为所动。他挥一挥羊鞭，将锦帽貂裘抛到云霄深处；握一支秃笔，镌刻出对大汉最深情的眷恋。

——《璇玑图》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深淵

◎阿微木依萝

我得下山找我的朋友曾小旺，五年前他下山去了。我的朋友曾小旺比我小几岁，那时候他的腿脚突然好了，原本重病起不了床，在床上躺了十年。

我记得白露刚过两日，他来敲我的门，他问我，你走吗？我说不走，天气有点冷了。他就自己扛着一个包袱摸黑走的。那当儿，天还没有亮。

我的狗送了他一程。现在我的狗都死两年了。

我一个人住在山上，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。只有我自己的房子像树一样长在林子里。我和这儿许多鸟都相识，它们常来我的房顶叫唤。

如果曾小旺不走的话，这儿不远就是他的宅院。也不知道那房子还在不在，我也很久没去看。

曾小旺说他不超过四年就回来，他只是想下山见见世面。

我等了他五年。

现在我要下山去找他。现在也是白露刚过两天。

听说山下有个小镇，整个镇上的人都是瞎子。他们是后来才瞎的，起先只瞎了一个人，后面一个接一个像传染病一样蔓延。如今那儿一个看得见的人都没有。他们一年四季手里拿棍子探路，凡是他们能走到的地方，路面都是大大小小的眼子。镇子旁边是一条河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却很灵敏，那些人就摸索着打渔为生。

曾小旺可能在那个镇上。不，我确定他在那个镇上。也不，我其实不确定。我不知道。

我锁好门窗，跟我的鸟友们道别。我扛着一个包袱，不知道包袱里装的什么。昨天晚上收拾的。

路上起了一层露水，也可能是雨水吧，夜里下了一场雨，天快亮的时候雨还没有完全停止，我走在路上几次滑倒，几次将草叶上的水滴赶下来洗手。我是天快亮的时候起身的，天边冷清清，灰黑色的云像鸟的翅膀。

我不确定有没有走对路。曾小旺可能不是从这条路下山。林子越来越深，越走越透不过气，常年埋在阴暗里的树叶腐烂了。

倒大霉的！我咒了一句。摔了一跟头。我的耳朵可能蹭破皮。我是侧面摔下去的，听见体内咔嚓一声，我以为我断了。

我遇见一个人，这个人瘦得像鬼样。

你去哪里？他问我。

去……我说不下去，我才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那个镇子的名。

我去找我的朋友曾小旺。我对他说。

他低头想了一下说，那也总得有个去处呀？

我低头想了一下，我怎么告诉他我并不知道那个镇子的名呢？

你总该想起点什么吧？寒梅先生？

他喊我寒梅先生。这大概是我从前的名字。我就说嘛，不是曾小旺说的，他说是我自己不想要从前的名字，我并非是没有名字的人。这个人喊出“寒梅先生”的时候，我对这个名字感到熟悉，我感觉并确定它就是我从前的名字。

你认识我的朋友曾小旺吗？我问他。

不认识。他说。

我就往前走了几步，既然不认识还有什么好说的。

这个人赶紧跑到我跟前，他倒是一脸操心的模样，他说，你总得说个去处呀？寒梅先生，你还要去哪儿？

我去一个镇子，那儿的人全都看不见路。我猜曾小旺是去那个地方了。

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寒梅镇。他很高兴自己知道了我的去处。

原来那个地方叫寒梅镇。这个地名和我的名字一样啊。

我劝你不要去了，寒梅先生，那儿全是死人，没有活的。他说得如此认真，额头都皱起来了。

不可能瞎说，我说，你怎么乱讲话呢？那儿只是住着一群眼睛生病的人，他们看不见路，不是死人。

他就不高兴了，一脸苦闷地望着我。

你不要挡我的路。我推开他。

我就是从那儿出来的，我会不清楚吗？他一种悲愤的语气。他其实很不想戳穿自己的来历似的。

我对他摇摇头。不信他的话。

你不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，你没法忍受他们的行为，你努力了很久根本劝化不了他们，所以你就走了，走得远远的，听说你连名字都不愿意跟人提，我打听了很多地方那些人都不知道寒梅先生，你把从前的名字刷掉了，我知道你是故意这么干的。我也会这么干。现在寒梅镇的人彻底看不见路也好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四处抢夺东西了。

你现在要回去干什么？他又问我。

不知道。我说。

我根本记不起从前的事情，我怎么会住在寒梅镇呢？我一直住在山上。

你不是要去找你的朋友曾小旺吗？他微笑，是在笑我的坏记性。

啊，是的，我是去找曾小旺。我说。

我就和这个人道别了。他劝不住我。他钻入树林就不见影子。他说他要去做一个寒梅先生，他是不会回到寒梅镇的，不会跟那些死家伙混在一起。他很快决绝。

寒梅镇就在山脚下，我知道。我也不懂为何对它的位置如此清楚。



黑颈鹤越冬。张汝锋 摄

女儿谷：1937

◎李左人

扎巴人把野生食用蕈统称香菇，把松茸也叫香菇或松茸。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季节菜肴，和其它蕈子一样，并不特别看重。后来，有内地商人来收购干蕈，把松茸叫做松茸，干松茸的价格要高比普通蕈一两倍。从此松茸的身价才提高了，每年新采到松茸，也要先给头人上贡尝鲜。

央金卓玛挽起袖子，走进一片阳坡松树林，高大粗壮的树干上挂满松茸，金黄的阳光从树叶缝隙间筛下来，洒在落满松毛的地面上，斑斑驳驳，轻轻晃荡。突然，她嗅到一股特别的涩香味，像松针的气息，耸耸鼻子四下找寻，看到一棵长满苍苔的松树根边，有一处松毛被顶开了，冒出一朵大松茸，扑过去用弯钩刨松茸旁边的壤土，双手扣住根部，轻轻用力，连根拔起，然后把腐叶松土原样覆盖回去。

这朵松茸有五寸长近一寸粗，十分硬朗，伞包紧裹着即将打开。

三年前卓玛就跟央金好上了。那次，她和大姐大哥五哥一起上山挖虫草，当晚感冒发高烧。第二天直布送她下山，正巧碰到索冷来收虫草，用马把她驮到庙里，请活佛念经、给药，很快痊愈。以后索冷来看望她，送一些从康定带来的时兴小玩意，一来二往两人成了知己。不久索冷帮她开了个小杂货店，生意忙就再没上山采虫草挖虫草了。

松茸以那种茎干越粗越长、茸顶伞帽越小者为上品。错过最佳采摘期，松茸伞包一打开，茎干松软，就一钱不值了，这是索冷告诉她的。卓玛在原地没挪窝就采到几十朵上等松茸，一起堆在树根旁，再扯几把嫩草叶盖好——要沾着潮气才能保持鲜嫩。想记住这棵树的特征，抬头望望，才看清是一棵歪脖子松，毫无疑问这里就是直布说的蕈园子了。

卓玛12岁就跟大姐上山采蕈子，她人小个矮，眼疾手快，捡的蕈子比大人还多，不仅一眼就能判明是食用蕈还是毒蕈，还能叫出名儿来，什么鹅蛋蕈、鸡油蕈、大脚蕈、牛肝蕈、羊肚蕈、乔巴蕈、刷把蕈、青桐树蕈等等，好几十种。突然，一只松鼠从草丛窜上对面的松树，她跟过去，看见树干上竟长着两朵拳头大小的猴头菇，顺手摘下放进袋子。拨了拨脚边枯叶，又发现一簇鸡枞蕈，便逐一挑拣起来。没费多大劲就采到一大堆，感觉像玩一样，心想，运气真好，我和香蕈有缘，明年还来。

不经意间太阳已过中天，大姐感觉肚子饿了，想叫卓玛和五哥回营地吃午饭，但已经走散，只好高声喊叫：“卓玛——直布——吃饭啦！”

卓玛应了一声。

远远的，直布也回答：“来——啦——”

卓玛欢跳着回到歪脖子树下，取了所有的松茸，装了满满两大袋。

志玛背着背篋，还抱了一大捆顺便拾到的干柴，最先回到营地。

卓玛轻轻放下胀鼓鼓的袋子，把蕈子摊在地上，觑了一眼慢慢走来直布，洋洋得意地说：“五哥，我捡的。”

直布把背篋里的蕈子轻轻倒出来，也摊开晾着，估摸卓玛比自己多捡了一倍，便没言语，放下枪，默默地去支帐篷，腰间的火镰包、针线包直晃动。

“你以为你能干，直布不把蕈园子让你给你，你能找到这么多吗？”志玛正用三块石头垒一个锅庄，笑着责备妹子。“今年天干，香菇野蕈少，不比往年遍山都是，一抬脚就会踩烂几个。”

“全好灶，姐妹俩挑了些香菇松茸，到海子边去打整。”

海子如宝石般碧蓝，波光粼粼，水鸟轻翔。对岸也支起几顶帐篷，升起袅袅炊烟，同云雾弥合在一起。树丛里人影憧憧，笑语喧哗。

深山里有帐篷，有了炊烟，有了人声，山就活了，便有了灵气。

对岸有小伙子看见卓玛，大声吆喝“哦——嗨嗨”，双手往天上浇水，掀起亮晶晶的浪花，算是打招呼。卓玛看了一眼，偷偷笑笑，没搭理，各自捧水洗脸。志玛扯下搭在肩上的帽子，动作麻利地洗了脸，又在水里搓了搓，拧干了递给妹妹。卓玛揩了揩脸，两人便开始打整松茸。

她们掏出比筷子稍薄的木条，轻轻刮掉沾在蕈子上的泥土。鲜松茸沾不得铁腥气，只能用水片刮、切，若用铁锅炒、煮，也会毁了它的鲜嫩。

帐篷里又走出两个小伙子，一起朝她们打哟哟、吆喝，山谷响起回声。

她俩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小心地刮着沾在松茸外皮上的泥渣、草屑。清理干净后用湿帕子再擦拭一下，放进木碗里。新鲜松茸，不能直接用水冲洗，洗了就不能锁住自身的水分，保持原有的蕈汁和滋味。清理完，卓玛用湿帕把装松茸的碗包起来。志玛把其它蕈子清理了一下，放进铜瓢，从海子里舀水轻轻淘洗，清洗了三遍，滤干倒进木碗。她一手端碗，另一只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铜瓢，站起身，卓玛也捧起装松茸的木碗，一起回营地。

对岸小伙子见她们要离去，极为不满，一迭声起哄，甚至敲起铜瓢抗议。

志玛把铜瓢放到灶上，准备烧水煮香菇汤。

罗绒直布已搭好帐篷，还在周围挖好一圈浅浅的防水沟。他走过来，用火镰打火点着枯叶干松毛，引燃木柴，灶塘升起熊熊火焰，淡淡炊烟飘在林子天空。然后把带来的火烙馍放到火塘边烤着，盘腿坐在旁边用腰刀削筷子。

卓玛将木碗里的松茸用木片剖为两半，或横切成两截，用以煮汤，大

朵的松茸留下烧来吃。

用雪山上流淌下来的清泉煮，煮刚刚采到的新鲜香蕈，做法虽然简单，却最能释放出蕈子的原汁原味，鲜香无比。

卓玛拿起那个伞包像龟头一样的松茸，用松枝穿好，说：“姐，我给你烤得香香的，把你撑死！”她就着火转来转去烤起来，不多会儿滋滋地冒脂汁，透出一股香气，叫道：“哎，阿姐，给！”

水烧开了，志玛把松茸和杂蕈倒进沸腾的铜瓢里，接过直布递来的树枝筷子搅了搅，推让道：“你找到的，自己吃吧！”

“不嘛，我专门给你烤的。吃了晚上做个好梦，爽死你！”她用嘴吹吹，就往志玛嘴里塞。

“想烫死我呀！”志玛嘴一偏，躲开了。“你坏嘛，小心吃多了做恶梦。”

汤烧好了，香气四溢。志玛加了点毛毛汤，给每人舀一碗。

志玛把妹妹给她烤的松茸撕成细络，一丝丝放进嘴里，慢慢品尝，味道果然不错。卓玛半跪半蹲着，接过五哥新削的筷子，端起木碗，拈一块松茸，吹了吹，喂到嘴里，一口咬下，蕈汁溅出，烫得嗷嗷大叫。直布就着鲜美的香蕈汤下火烙馍，吃得咂嘴舔舌。

卓玛放下碗，把铜瓢从锅庄上取下，往火里添加了些干树枝，等大火燃过，用松枝穿了一朵松茸在微火上烘烤，烤到发黄，递给五哥。直布吹了吹，塞进嘴里，嚼了几下，伸伸舌头，蕈汁有一股松脂般的香味溢出。

志玛对岸，男男女女跳起锅庄，山野热闹起来。

听见歌声，卓玛大口大口嚼馍馍，囫圇吞下，喝了口汤，抹抹嘴，背上筐说：“我去那边看看！”

志玛对五哥说：“你也去要一会儿吧，我来收拾锅碗。”

直布点点头，背着杈子枪，提起袋子，朝海子对岸走去。

有直布、卓玛姐妹参加，对岸的锅庄就跳得更起劲了。

捡松茸和挖虫草一样，都是青年男女收获爱情的最佳时机。年轻人在一起随意挑逗调笑，嬉戏打闹，快乐无比。在户外，就不像在火塘边，有老人在场那般拘谨。

大姐到海子边洗铜瓢和碗，筷子不用洗，当柴禾，下顿现削两根树枝又是一双新筷。志玛隔海望去，跳锅庄的都是些陌生身影，不是巴里的人。

下午捡蕈子，志玛就独自单干了，无端地感到失落。管它呢，他兄妹俩换个地方，也许会捡到更多香蕈。

天擦黑，卓玛背着一大筐野蕈回来，比上午还多，高兴地说：“今天运气不错！”

罗绒直布也回来了，袋子里的蕈子比上午还少，却也喜气洋洋。

志玛没问过收获，心想，他俩下午捡蕈子，一个有人献殷勤，一个去向人献殷勤，一进一出，扯平了。